

## 虎门销烟(12)

说到这里,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,那就是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。英国政府不支持鸦片贸易,那鸦片战争又是怎样发生的呢?再往下看。

6月3日,林则徐开始了著名的虎门销烟。如何销毁鸦片在当时就是个技术难题,传统销毁鸦片常采用“烟土拌桐油焚毁法”,但这样做的弊端是有一部分烟土会渗入地中,难保那些瘾君子们不会掘地三尺搜寻鸦片的渣子。林则徐采用的办法是用海水浸化。他命人在海边凿一大池子,将盐水倒入里面,把烟土割成四瓣倒进盐水中,泡浸半日,再投入石灰,石灰遇水便沸,烟土溶解,待退潮时把池水冲得一干二净。

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这样记述他所看到的情景:我们已经反复检查硝化过程的一部分,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,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,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加忠实的了。在各个地方,看守显然比广州扣留外国人的时候严密的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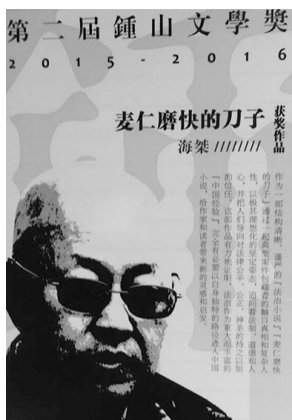
鸦片被全数没收后,义律将英国侨民从广州撤退到澳门。然而就在此时,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。1839年6月20日,有醉酒的英国水手在尖沙咀村酗酒闹事,与村民发生殴斗,导致了村民林维喜第二天死亡。

林则徐再一次封锁了英国的在华贸易,禁止国人向英国人提供食物,并断绝水粮,派出战船封锁英国船只,并传令如果在岸上发现外国人,一律就地正法。至此,中英两国关系彻底破裂。

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英国,引发了一场舆论喧嚣。除了鼓噪发动战争的声音,一些正义之士也站出来反对发动战争。

最终,英国国会举行投票,主战派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对华战争提案。战争的机器再一次被发动起来,目标直指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清帝国!

一场深刻改变中国历史的大风暴正在袭来。1839年11月3日,中英发生了一次武装摩擦,史称“穿鼻之战”。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钟头,3艘中国船被击沉,一艘被击中弹药库而爆炸。英军舰船只有



◆ 海桀 著

## 麦仁磨快的刀子

## 第三次去见侯勇(15)

白胡子老头一手捏住鼻子,一手捏开嘴巴,嘴对嘴使劲往崔延的嘴里吹了口长气,身子一扭,就骑到了崔延的肚子上,两只手掌叠在一起一上一下使劲摁压崔延的胸部,那凶狠的样子,像是要把崔延的骨头压断才罢手。如此重复了几次,崔延的嘴巴里鼻孔里猛地吹出了些粉红色的水沫,吭吭哇哇连声一咳,竟然就喊出了声来。

侯勇等人全看呆了,一个个惊心动魄,呆若木鸡,连白胡子老头咋走的都没人知道。

后来才听说,白胡子老头是试验站的饲养员。那天多亏他去牵牛,发现险情后,依靠经验及时抢救,否则,再晚个半分钟,崔延十有八九会没命。

侯勇英勇救同学的消息不胫而走。

开学后,全校的人几乎都在谈论侯勇,有关他救崔延的事迹传出了好几个版本,最夸张的是,有人把他潜水的本事,吹得比梁山好汉阮小二还厉害。各年级的人,只要碰上

他,没有不佩服不崇拜的。尤其女生,他明明早就走过去了,还有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的后背看,弄得其他男生心里不是滋味。

但老师始终没有表扬侯勇,不但不表扬,还在早操的时候,点名点姓将所有到大水渠大水坑洗澡的人集体亮相,包括侯勇,在全校师生面前狠批了一通,责令他们写检讨书,在班级里做出深刻检查。

越是这样,侯勇的知名度反而更高。

最倒霉的是崔延,被气急败坏的父亲狠狠一顿暴揍,鼻血打得满脸都是,屁股蛋子都打烂了,一瘸一拐了七八天,才算是好了。他父亲从此不准他再和侯勇等人交往,放学以后,严加看管,根本不准他出门,否则必定拳脚交加。直到上了高中,他的各门功课名列前茅,拿回了三好学生的奖状,才算是重新获得了父亲的信任。崔延之所以爱上了读书,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,与此次遭遇不无关系。

崔延第三次去见侯勇,离开庭只有一周时间了。

糟糕的是,他赶紧慢赶还是因为严重堵车,错过了会见时间,看守所坚守制度,绝不通融,他只好等待明天。在此之前,他争分夺秒走访了精诚制药及一些重要的知情人,仔细调查了侯勇和宋亚薇俩人离婚前后的生活状况。查阅了离婚协议。弄清楚了俩人经济纠纷的来龙去脉。见到了与侯勇关系密切的几个生意人。

与宋亚薇的哥哥宋亚洲,在不同场合,硬着头皮分别进行了开诚布公地交谈,宋亚洲对他毫不客气,明确拒绝赔偿,坚决要求法院对侯勇判处极刑,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,弄得他焦头烂额,狼狈不堪。这很自

然,刑辩律师是为犯罪嫌疑人辩护,作为受害人家属来说,情绪愤怒,故意喷张在所难免。好在宋亚洲知晓法律,通情达理,对他的工作进行了一定配合,使他顺利见到了宋亚薇的儿子侯珂珂。

可能是家庭剧变造成的打击太过沉重,也可能是心理创伤刺激过度,17岁的侯珂珂脸色惨白,双眼内陷,里面的光气时而散乱,时而阴暗,一开口,泛青的嘴唇就会抖动,像是大病未愈,更像是瘟疫缠身。崔延见状,只好把想问的话题压在心里,努力做出同情理解的样子,说些温暖安慰的话。

崔延的心情异常沉重,以前虽然听说过一些侯勇和宋亚薇私生活上的传闻,但都没当回事儿,俩人都是名副其实的有钱人,在大众眼里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,绯闻传说很正常,谁会在乎呢。

可一旦探知到俩人的真实生活,他震动不已,惊讶不已,虽然早就见识过足够大够多的世面,还是无法相信,也不敢相信。

但事实就是事实!

就说宋亚薇的私生活吧,能排出来与她有染的男人有十几个,都是社会上有点有面的人物。宋亚薇出事,公安部门在她的电脑里、弃用的手机里找到了大量不雅的东西,都像是自拍的。侦查发现,她离婚前后,在省里、在广州、在上海的五星宾馆都有包房,与之过夜的是形形色色,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姚荣。姚荣是国有银行的副总,去年刚刚退休,一退休就离了婚,此人与宋亚薇十几年来一直交往密切,最早给侯勇大量贷款制药的人就是他,戴绿帽子的也是他。查获的信息表明,宋亚薇和姚荣正在谈婚论嫁。

(明日关注:表象背后的疑点)



◆ 朱耀辉 著

## 大变革时代:晚清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一艘受了轻微损伤,无人员伤亡。

1840年3月,第一艘英国战舰“都鲁壹”号到达广东附近海面。6月21日,英国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由印度开来的舰队到达;6月28日,远征军总司令懿律率领大批舰队到达广东海域。此时的英国有海军战舰16艘,运兵船27艘,武装轮船4艘,远征军7000人,其中海军3000人,陆军4000人,包括善战的苏格兰团和爱尔兰团。依照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指示,“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”,在封锁了珠江口之后,英军大部分兵力即按原计划北上。途经厦门时,英国人想把巴麦尊的照会《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》交给当地官员代转,但清朝地方官员却无法接受这种平行格式的公文,将其退回。

伯麦率领的英军舰队到达舟山后,派人给定海县知县姚怀祥送去了最后通牒,命令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投降。这封通牒是鸦片战争中清朝接受的第一份夷书,浙江巡抚华尔恭顿事后说:“臣阅看夷书,词甚狂悖,镇臣张朝发何以遽准递收?”

定海一战,英军舰仅用了九分钟就毁掉了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,1500多名清军溃逃一空,参战的士兵战死13人,受伤13人,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,到镇海后不治身亡,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。英方毫无伤亡。

占领定海后,懿律率舰队继续北上,接着又到宁波和镇海,再度试图投递该照会,再度被拒。英军舰队于是北上天津,抵达天津大沽口外。

琦善此时担任直隶总督一职。对于英国人的这一做法,琦善百思不得其解。

道光皇帝面对各地接二连三战事吃紧的消息,也是一头雾水。为了直接了解英人北上的真实企图及其对朝廷的态度,他随后连发两道谕旨,令伊里布到浙江密查英人窜扰江浙一带的缘由,据实奏闻,另外还告诉琦善,如果再有投递“禀帖”,无论是汉字还是英文,一律照原样呈上来。按照天朝体制,官员是不能直接接受蛮夷的禀帖的,但此时的道光皇帝已顾不了这么多体面了,他急于想知道英人北上的原因。

(明日关注:这一次我们挨打了)

## 捞人(9)

徐宾知道他误会了,可也不好解释,冲节级拱手道:“麻烦请开牢门,卸枷锁。”节级鼓着两只略凸的眼睛,像是一只不甘心的癞蛤蟆。可当他扫过徐宾右手捏着的银鱼袋,又退缩了,只得掏出钥匙,哗啦一声解开牢锁,让两个牢头去卸枷。

两个牢头战战兢兢,似乎对张小敬很敬畏,紧张到怎么也拆不开枷锁。张小敬冷哼一声:“笨蛋,这是三扭蛇锁,拇指得从下面扳,中间使劲。”牢头遵其指示,咔嚓一声,枷锁终于裂成两块。两人各执一块,惶急站开。张小敬余光扫了一眼节级。后者打了个哆嗦,赶紧避开眼神。

张小敬身材不高,但结实得像块泰山磐石,额头微凸,下有两道短黑醒目的蚕眉。他晃动发酸的手腕,环顾左右,大声道:“酒食在哪里?县里置办断头酒,成例是五百钱,你们可不要克扣。”

周围的人避之如瘟疫,都不去搭话。徐宾弯腰进入牢里,搀住他的胳膊,低声道:“有人要见你……”

“嗯?”

张小敬一脸诧异。原来徐宾不是来送终,竟是来捞人的?可他一个好好先生,哪儿来的神通从死牢里救人?

徐宾没有过多解释,只是催促节级赶紧办手续。很快胥吏送下一份文书,要徐宾签字。张小敬一看那文书的侧封就知道,这不是赦免状,而是移调囚犯的文书,一般用于大理寺或刑部从县狱里提调犯人——这两处提调,可不会先给犯人除枷。

张小敬心中疑窦重重,不过此时还不是问话的时候,他保持着沉默。

徐宾龙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,然后一干人等离开阴暗的死牢,回到地面。阳光从人口照射进来,在最后几级台阶形成鲜明的光暗对比。张小敬踏上最后一级台阶,忽

然停住脚步,脸上浮现几许感慨。

这一阶,是阴阳分割的界限。他本有向死之心,可没想到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,莫名其妙地又回来了。

接下来是吉是凶,还不知道,但好歹多看了一眼阳光,已经值了!

张小敬旁若无人地走向一口水井,这多少有点不合规矩,但周围的囚卒都远远站开,无人呵喝。张小敬铁钳般的双手交替拽着井绳,很快打上一桶带着冰碴的井水。他高举水桶兜头一激,冰水浇在头上,让他打了个惬意的冷战,一扫地牢里的污秽和萎靡。

张小敬搁下水桶,高高仰起了头,冰水顺着发辘滴下去,隐隐从身上散发出凌厉的气势。此时日头正炽,金黄色的阳光洒下来,照在他的左眼窝里。那眼里早已没有眼珠,只有一道极深的老旧刀疤,在阳光下分外凶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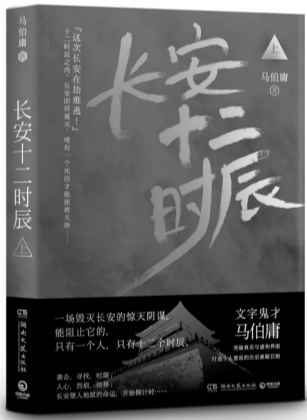
“朗朗乾坤,别来无恙。”

他举起拳头,向天空用力一挥。那一刹那光影摇曳,刀砍斧凿般的侧脸有如金钢一般狰狞。

办妥了提调手续,徐宾带着张小敬匆匆出了长安县公廨。徐宾心急如焚,连囚服都来不及让他更换。公廨前的拴马石前有两匹凉州骠骑,骏马额头前有一条醒目的玳瑁带抹额,这意味着有两匹坐骑可以驰行于任何一条大街上,甚至包括朱雀大街上的御道,不必受《仪制令》的限制。

两人各自跨上一匹,张小敬问:“去哪儿?”徐宾答:“哎哎,咱们回光德坊的靖安司。”他看了一眼门前的日晷:“得尽快赶到,嗯,得赶快,得跑一刻半呢。”

“一刻之内准到。”张小敬用无名指扫了扫马耳,马匹的灵敏反应



◆ 马伯庸 著

## 长安十二时辰

博集天卷

让他很满意。

长安外郭以朱雀大街为分隔,东归万年县管辖,西归长安县管辖,是以长安县的监狱位于西城的永达坊,去光德坊的话,得先朝西穿过三条大街,再北上四个街口,全程得有十来里路。想在一刻内赶到,必须得策马狂奔,不得有半点耽搁。

两人扬鞭驰上大街,飞奔而去。两匹高头大马汹汹上路,街面上无论行人还是肩舆都纷纷避让,唯恐冲撞。徐宾的骑术明显不及张小敬,他整个人几乎伏在马背上,双手死死抓住缰绳,颇为狼狈。

张小敬放缓一点速度,与徐宾平齐,独眼斜斜:“友德兄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徐宾勉强控制住骑姿,喘了口气,这才开口道:“捞你出来的,是靖安司。”

“靖安司?”张小敬略感诧异,他精熟长安官府体制,却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。

徐宾解释道:“戡乱平镇曰靖,四方无事曰安,靖安司是朝廷新立的官署,统摄整个西都的贼事策防——这都是你进去之后的事了——他们如今正征辟贤才,所以我荐举了你。”

(明日关注:一粒沙子落入沙漠)